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七十六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錄監生臣陳春熙

欽定四庫全書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七十六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繫辭下傳

白雲郭氏曰上篇所言多易道之大者與其精微
神變之用下篇多卦義及上所未終粗顯之說又
不可不明之者則上下二篇略有辯也且上篇言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以其有

是言故下篇可言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
爻在其中也上篇言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至易簡
而天下之理得以其有是言故下篇可言夫乾確
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也孔穎達謂天
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此豈復為
易之小事然貞觀貞明時引天地日月以明吉凶
貞勝之辭非在易之義又不若廣大配天地變通
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為易

之道也觀此數義則二篇精粗畧可見矣

易說

新安朱氏曰六十四卦只是上經說得整齊下經便亂董董地繫辭也如此只是上繫好看下繫便

沒理會

錄語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康節先生曰體者八變用者六變是以八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以六卦變而成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也

故爻止於六卦盡於八策窮於三十六而重卦極於六十四也卦成於八重於六十四爻成於六策窮於三十六而重於三百八十四也

觀物外篇

廣漢張氏曰四象生八卦方八卦成列而象已在其中矣然上有八卦而八卦之道未備故因而重之則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爻已在其中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篇始於乾坤之成卦繼以易簡賢

人之德業下篇始於八卦成列繼以乾坤示人易簡其道雖相類然上篇言所未盡者見於下篇是相為終始之道也象非重卦而後有也蓋始於八卦成列之初三奇三偶皆象也爻因重卦而後有六位剛柔是也觀此則知象始於包犧畫卦之時而爻立於文王重卦之後故聖人設卦觀象則易之為書以象為本矣是以成列則有象重之則有爻有剛柔則有變有繫辭則有動也

漢上朱氏曰伏羲始畫八卦八卦成列而乾坤定位震巽一交也坎離艮兌二交也兌以一陽與艮坎以一陰奉離震巽以二相易六十四卦之象在其中矣三畫天地人也伏羲因而重之六位成章兼三才而兩之則三百八十四爻在其中矣歸藏初經八卦六爻則知因而重之者伏羲也姚信曰連山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歸藏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

易連山神農氏也歸藏黃帝氏也其經卦皆八本
伏羲也其別皆六十有四因八卦也傳先儒
論重卦者六家王弼虞翻曰伏羲鄭康成曰神農
孫盛曰夏禹司馬遷揚雄曰文王而孔穎達陸德
明陸希聲則以弼論為是某曰皆是也繫辭曰古
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則

伏羲所畫者八卦而已然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
漁則已取重離之象何則離麗也離為目巽為繩
以巽變離結繩而為網罟之象也罟網目也離為
雉巽為魚以漁之象也下繫曰八卦成列象在其
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謂之在其中者蓋既
畫八卦因而重之雖未為六十四卦而三百八十
爻之變固已自然存乎其中矣是以神農氏黃帝
氏堯舜氏因其所重八卦觸類而長取於益取於

噬嗑取於乾坤取於渙取於隨取於豫取於小過
取於睽不特四聖人然也自伏羲氏沒其間聖人
取重卦以利天下者多矣是以取大壯取大過取
夬謂之後世聖人則夏后氏商人亦在其中矣伏
羲氏畫卦因而重之者襲其氣之母也羣聖人重
之者用其子孫也莊生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是
也考之歸藏之書其初經者庖犧氏之本旨也卦
有初乾初與坤初艮初允初榮也初離初釐也初
震初

巽八卦其卦皆六畫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
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
有四謂經卦則初經之卦也又山海經伏羲氏得
河圖夏后氏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
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列山
氏世譜所謂神農氏也以是觀之則弼翻所論舉
其大要康成孫盛遷雄之言各舉其一而遷雄又
指周易言之也然三易之卦其次各異首艮者連

山也首坤者歸藏也首乾者周易也即周禮所謂其別各六十四者也故說卦之文叙天地山澤雷風水火健順動入陷麗止說之性八卦之象則先經卦而以文王八卦震巽離坤兌乾坎艮次之而序卦所次皆文王所重之卦也聖人猶慮後世未知三易之變故於雜卦一篇雜糅衆卦錯綜其義以示變易之無窮虞氏曰聖人之興因時而作隨其事宜不必因襲當有損益之意其知三易之說

歟說叢

又曰伏羲八卦圖王豫傳于邵康節而鄭

夬得之歸藏初經者伏羲初畫八卦因而重之者

也其經初乾初與坤初艮初兌初萃坎初離初釐

震

初巽卦皆六畫即此八卦也八卦既重爻在其

中薛氏曰昔神農氏既重為六十四卦而初經更

本庖犧八卦成列而六十四具焉神農氏因之也

繫辭曰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耨之利

以教天下蓋取諸益王輔嗣以為伏羲重卦鄭康

成以為神農重卦其說源於此子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天地定位則乾與坤對山澤通氣則艮與兌對雷風相薄則震與巽對水火不相射則離與坎對而說卦健順動入陷麗止說馬牛龍雞豕雉狗羊首腹足股耳目手口與夫別象次序皆初卦也乾之初交於坤之初得震故為長男坤之初交於乾之初得巽故為長女乾之二交於坤之二得坎故為中男坤之二交於

乾之二得離故為中女乾之上交於坤之上得艮
故為少男坤之上交於乾之上得兌故為少女乾
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復姤小父母也故能生
六十四卦復之初九交於姤之初六得一陽姤之
初六交於復之初九得一陰復之二交於姤之二
得二陽姤之二交於復之二得二陰復之三交於
姤之三得四陽姤之三交於復之三得四陰復之
四交於姤之四得八陽姤之四交於復之四得八

陰復之五爻於姤之五得十六陽姤之五爻於復
之五得十六陰復之上爻於姤之上得三十二陽
姤之上爻於復之上得三十二陰陰陽男女皆順

行所以生六十四卦也

伏羲八卦圖說

新安朱氏曰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
六艮七坤八之類象謂卦之形體也因重之謂
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為六十四也爻六
爻也既重而後卦有六爻也

本義

問八卦成列只

是說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先生解云之類如何曰
所謂成列者不止只論此橫圖若乾南坤北又是
一列所以云之類 問象在其中象只是乾兌離
震之象未說到天地雷風處否曰是然八卦成列
是做一項看象在其中又是逐箇看又問成列是
自一竒一耦畫到三畫處其中逐一分便有乾兌

離震之象否曰是

並語錄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

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

橫渠先生曰變其勢也動其情也情有邪正故吉凶生變能通之則盡利能正夫一則吉凶可勝而天地不能藏其迹日月不能眩其明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趣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又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

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異情不可不察說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无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无以見易又曰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並正

蒙○已上
一條補

廣漢張氏曰爻有剛柔或以剛推柔或以柔推剛而變已在其中矣聖人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而命之而不能自己者其動已在其中矣或吉或凶而有得失或悔或吝而有憂虞皆生於動者乎謂在其中者言非自外至者也 六爻之義有奇有耦此剛柔所以立本也至於九六迭居此剛柔變通以趨時者也或以剛位而居之以柔或以柔位而居之以剛无非趨時以盡變者乎夫變

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故吉凶所以生乎動也若
得貞固之道則寂然不動確乎不拔禍亦不至吉
凶无得而動之者此吉凶以貞勝者也聖人以此

齋戒以神明其德者乎

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有象而後可重重而後有爻有爻則
有剛柔剛柔推而有變剛柔相推以此易彼迭盛
迭衰猶日月相推之義也象爻易見而變為難知
故聖人必有繫辭而明其吉凶以命之也因動則

生吉凶因吉凶則聖人繫之以辭故繫辭雖本於
明吉凶以告人而君子必觀吉凶而後動是繫辭
所以命之故曰動在其中矣 上言繫辭焉而命
之而動之說未詳故繼言吉凶悔吝生乎動所以
終其言也蓋謂聖人繫之以辭者所以明其吉凶
悔吝以告人使人知吉凶悔吝莫不生乎動也剛
柔者爻之剛柔也爻有剛柔則可相推相推故變
變故自乾坤而成八卦自八卦而為六十四卦所以

剛柔為易之本也變通謂剛柔之變通也一剛一柔即變也相推不窮即通也剛柔相推所以明時之異故曰趣時也吉凶者繫辭之所明也君子玩易之辭而知吉凶故以貞勝也貞正也吉凶之道正則勝而常吉進正則弗勝而常凶如是則吉凶在夫正與不正之間故惟貞可以勝吉凶也上言爻在其中故此復言剛柔立本上言變在其中故此復言變通趣時上言動在其中故此復言吉凶

貞勝皆所以明在上未終之意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爻剛柔互相推盪六十四卦之變在其中矣鄭康成曰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无文字謂之易乃知周易繫辭於卦下者文王也文王繫辭指其象而命之以名則周公之爻辭所以鼓天下之動者在其中矣彖辭曰吉凶而已吉凶悔吝者爻辭也是亦生乎卦之動也爻動靜當則吉當靜而動當動而靜則凶

悔吝矣言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主動爻言之也自
神農氏而下演為三易贊為十翼非聖人能為是
也引而伸之不外是也爻有剛柔不有兩則一不
立所以立本也剛柔相變通其變以盡利者趣時
也趣時者時中也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也剛
柔相錯有當有否則吉凶生又曰吉凶者貞勝也
何謂邪此於動中明乎不動者也韓康伯謂不累
乎吉凶是已張載曰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

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
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
及其命亂也之類傳易 又曰内外者卦之位進退
者爻之時叢說

新安朱氏曰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无
不可見聖人因其如此而皆繫之辭以命其吉凶
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 吉凶
悔吝皆辭之所命也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

一剛一柔各有定位自此而彼變以從時 貞正

也常也物以其所正為常者也天下之事非吉則

凶非凶則吉常相勝而不已也

並本義

問變字是

摠卦爻之有往來交錯者言動字是專指占者所

值當動底爻象而言否曰變是就剛柔交錯而成

卦爻上言動是專主當占之爻言如二爻變則占

者以上爻為主這上爻便是動處如五爻變一爻

不變則占者以不變之爻為主則這不變者便是

動處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此
兩句亦相對說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
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為柔柔變為剛便是變通
之用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便與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是一樣
剛柔兩箇是本變通只是其往來者 吉凶者貞
勝者也這一句最好看這箇物事常在這裏相勝
一箇吉便有一箇凶在後面來這兩箇物事不是

一定住在這裏底物各以其所正為常正是說他
當然之理蓋言其本相如此與利貞之貞一般所
以說利貞者性情也橫渠說得別他說道貞便能
勝得他如此則下文三箇貞字說不通這箇只是
說吉凶相勝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无端便是相
勝底道理陰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字
最下得妙天地間不陟頓恁地陰陽勝又說那五
箇物事在這裏相生相尅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用不好心去看他便都是賊了五賊乃言五性之
德施行於天言五行之氣陳子昂感遇詩亦略見
得這般意思大槩說相勝是說他常底他以本相
為常 問吉凶貞勝一段橫渠說何如曰說貞勝
處巧矣却恐不如此只伊川說作常字甚佳易傳
解此字多云正固固乃常也但不曾發出貞勝之
理蓋吉凶二義无兩立之理迭相為勝非吉勝凶
則凶勝吉矣故吉凶常相勝所以訓貞字作常字

者貞是正固只一正字盡貞字義不得故又著一
固字謂此雖是正又須常固守之然後為貞在五
常屬智孟子所謂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正
是知之固是守之徒知之而不能守之則不可須
是知之又固守之 問張子貞勝之說曰此雖非
經意然其說自好便只行得他底說有甚不可大
凡看人解經雖一時有與經意稍遠然其說底自
是一說自有用處不可廢也不特後人古來已如

此如元亨利貞文王重卦只是大亨利於守正而已到夫子却自解分作四德看文王卦辭當看文王意思到孔子文言當看孔子意思豈可以一說

為是一說為非

並語錄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伊川先生曰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

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貞明

呂與叔東見錄

橫渠先生曰著天地日月以剛柔立其本也其變雖

大蓋不能遷夫正者也

一本下有剛柔立本故又著見之

正明不為

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貞正也本也不眩不

惑不倚之謂也天地之道至廣至大貞乃能觀也日

月之明貞乃能明也天下之動貞乃能一也蓋言天

地之道不眩惑者始能觀之日月之明不眩惑者始

能明之天下之動不眩惑者始能見夫一者也所以

不眩惑者何正以是本也本立則不為聞見所轉其

見其聞所透徹所從來乃不眩惑此蓋謂人以貞而
觀天地明日月一天下之動也 貞明不為日月之
所眩貞觀不為天地之所遷貞觀貞明是已以正而
明日月觀天地也為日月之明與天地變化所眩惑
故必已以正道觀之能如是不越乎窮理豈惟耳目
所聞見必從一德見其大源至於盡處則可以不惑
也存默識實有信有此苟不自信則終為物役 事
十變萬化其究如此而已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易並

說

龜山楊氏曰貞正也正者靜一之性雖天地日月
聖人有所不能外天運於上地處乎下終古不息
者以正觀也日顯乎晝月顯乎夜其明不已者以
正明也天下之動紛至沓來皆有以一之者以正
幹也經曰貞者事之幹非此之謂歟會通已
上一條補
廣漢張氏曰天位乎上地位乎下為法象之大而
以觀於天下者以貞而能長久也日顯乎晝月顯

乎夜為垂象之大而以著明於天下者以貞而能
久照也觀天下之動知者之所謀勇者之所爭紛
紛籍籍不能自己者此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說
白雲郭氏曰上言吉凶以貞勝故此復以天地日
月天下之動明貞之義也天地之所以示人日月
之所以常明皆正也天下之動所以貞夫一者亦
以一則正二則非正也吉凶貞勝之道亦若是而已
矣然聖人之辭所以盡意意盡則辭止意之未盡

則再三言之所以復言三貞之義於以見聖人之

情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天地之道有升降然上下之觀不動也故曰天地之道貞觀也日月之道有往來然晝夜之明不動也故曰日月之道貞明也天下之動吉凶之變多矣而君子安其義命一以貞勝吉凶不能動何累之有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一者貞也貞所以一天下之動此彖辭爻辭所以貴夫

貞也吉凶以貞勝故能立天下之本趣天下之時

傳易

新安朱氏曰觀示也天下之動其變无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

本義

貞只是常吉凶常相勝故曰貞勝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底故曰貞夫一

語錄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

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橫渠先生曰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隨爻象之變以通其利故功業見也聖人之情存乎教人而已

並易說

廣漢張氏曰人人能法乾坤之易簡則聖人之易不復作矣竊觀乾確然在上其日月星辰虹霓雲霧與夫晝夜有常而可準寒暑有數而可推此示

人以易也奈何仰觀諸天者不明乎乾之易轉而
為難者有之坤隕然在下其山川草木蟲魚鳥獸
與夫勤勞則所獲者厚荒棄則不能有秋此示人
以簡也奈何俯察於地者不明乎坤之簡轉而為
繁者有之此象人在天地之間行矣而不著習矣
而不察終身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至其易簡之至德
聖人憂之所謂見天下之動而立爻者乃象乾坤
之易簡以示人者歟使人人明乎乾坤之易簡聖

人必不為之說說也夫爻象動於內者謂指其易簡於幽隱之中也吉凶見乎外者謂示其易簡於得失之際也功業見乎變者謂易簡其功業於從權者也聖人之情見乎辭者謂命其易簡而見於言者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之示人以易也確然不易坤之示人以簡也隤然无變是為天地貞觀之道也由乾坤示人易簡觀之則八卦六十四莫不有所示故

效其所示之謂爻像其所示之謂象於是風雷水火山澤之異與夫震動巽入坎陷離麗艮止兌說之情莫不具於爻象矣爻象動乎卦中而吉凶見於人事聖人用其道故觀變以成功業學者究其微則由辭以知聖人之情能事畢矣然自八卦成列以及於斯與上篇首章互有發明其歸一致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八卦本乾坤者也夫乾陽至剛確然不易示人為君為父為夫之道不亦易乎夫坤陰

至柔隕然而順示人為子為臣為婦之道不亦簡乎乾剛坤柔以立本者也爻也者效乾坤之動者也天道下濟地道上行剛柔相推變通以趣時者也象者像乾坤之象者也爻有變動象亦像之爻象動乎內者有當有否則人事之見於外者有吉有凶人與乾坤一也吉凶之變有術通之凶者反之則吉功業不期於見而見矣觀此則乾坤示人足矣聖人必以彖言乎象爻言乎變繫辭以言吉

凶者聖人之情愛人无已也恐其陷於凶咎是以指其所之故考乎其辭則聖人之情見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確然健貌隤然順貌所謂貞觀者也

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耦卦之消息所以效而象之內謂著卦之中外謂著卦之外

變即動乎內之變辭即見乎外之辭並本義問爻

者效此者也曰爻是兩箇爻看來只是爻變之義卦分明是將一片木畫掛於壁上所以為卦問

效此是效乾坤之變化而分六爻像此是象乾坤之虛實而為奇耦曰像此效此此便是乾坤象只是像其奇耦 先生問如何是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或曰陰陽老少在分著撰卦之時而吉凶乃見於成卦之後曰也是如此然內外字猶言先後微顯 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這功業字似吉凶生大業之業猶言事變庶事相似並

錄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邪劉絢

師訓 已

上一條補

橫渠先生曰將陳理財養物於下故先叙天地生物

失位則无以參天地而措諸民也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理財作人兩事其說非不善然世儒所謂理財者務為聚斂而所謂作人者起其奔競好進之心而已易之言理財詩之言作人似不如

此

荆州語錄

廣漢張氏曰天以陽而運於上萬物資始是以大生焉地以陰而載於下品物流形是以廣生焉此生者乃天地之大德也聖人贊天地之化育必得大寶之位然後可配天地之大德也有仁焉以守

位所以博施濟衆乃利其生者也有財焉以聚衆
人所以近悅遠來乃養其生者也有義焉理其財
而使之流通正其辭而使之輯洽禁民為非者慮
其有以害其生者也天地之道簡而大聖人之道
曲而詳簡而大者所以止曰大德曰生至聖人則
以位而繼之以仁以財而繼之以義所以推行天
地之大德者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地以生物為德故人以大德歸之

聖人得崇高之位然後成位乎中而贊化育故以位為大寶也大寶者亦非聖人自以為寶也天下有生幸聖人之得位以蒙其澤故天下以為寶也然位唯仁可守不仁則失之故孟子曰惟仁者宜在高位且足以資人之生者皆曰財得其所資則人聚失其所資則人去斯民一日不可以无者也聖人理財非自用也生聚人而已又正其辭以出號令禁民為非以明法禁此五教五刑之用有義

存焉然天地易簡一於生而已聖人法天地亦一於生曰仁曰財曰義皆所以生斯民者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胡旦分天地之大德曰生為一章陽卦多陰為一章考之文義當從旦龔原本亦然乾大生也坤廣生也乾坤合而成德生物而已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亦天地之德也聖人成位乎兩間有其德无其位不能兼善天下於其位也慎之重之在卦則尊位也故曰聖

人之大寶曰位天地之大德曰生者仁也聖人成位乎兩間者仁而已矣不仁不足以參天地聖人者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不殺者好生也故曰何以守位曰仁仁被萬物取材於天地則財不可勝用其民養生喪死無憾可以保四海守宗廟社稷故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者節之以制度也節之類是也正辭者正邪說也六辭是也禁民為非者禁其非歸之於是也如是乃得其宜故曰義義所

以為仁非二本也故曰立人之道仁與義莫非義也義至於禁民為非盡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呂氏從古蓋所謂非衆罔與守邦義本 聖人之情見乎辭下連接

說天地大德曰生此不是相連乃各自說去聖人之大寶曰位後世只為這兩箇不相對有位底无德有德底无位有位則事事做得 問人君臨天下許多大事只言理財正辭如何曰是因上文而

言聚得許多人无財何以養之有財不能理又不得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又是教化便在正辭裏面理財正辭禁非是三事大槩是辯別是非理財言你底還你我底還我正辭言是底說是不是底說不是猶所謂正名

並語錄

右第一章

新安朱氏本義曰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

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伊川先生曰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物是
沒底背在上故為陽胸在下故為陰至如男女之生
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著此天地間
熱氣乘之則便須發躁肝木也著此天地間風氣乘
之則便須發怒推之五藏亦然孟子將四端便為四
體仁便有箇木底氣象惻隱之心便是生物春底氣
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只有一箇去就割

制底氣象便是義也

附呂與叔東見錄

作易自天地幽明

至於昆蟲草木微物无不合

胡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此皆是聖人取之於糟粕也 地之宜

如為黑為剛鹵為大塗 神明之德通於萬殊萬物

之情類於形器

易說

龜山楊氏曰或問正叔先生云或說易曰乾天道

坤地道正是亂說曰乾坤非天地之道邪曰乾豈

止言天坤豈止言地又問乾坤不止言天而乾卦

多言天坤卦多言地何邪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乾卦言天坤卦言地只為語其類耳如說卦於乾雖言為天又言為金為玉以至為駁馬良馬為木果之類豈盡言天故繫辭曰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只如說卦所類亦不止此為之每發其端使後之學易者觸類而求之耳蓋作易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孔子繫辭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為某物於鳥獸草木則為某物於身於物則為某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所叙何所用之

餘杭語錄

廣漢張氏曰聖人之於易覺之於心悟之於性神而明之默而成之見天下之蹟見天下之動抑何待於俯仰以觀遠近以取哉蓋聖人以作易之法

傳諸天下後世亦其有循而體自然乎仰則觀象
於天如觀其日月星辰虹霓雲霧皆取其自然之
象也俯則觀法於地如觀其江河山嶽草木魚蟲
皆取其自然之法也觀鳥獸之文如鴻之儀如虎
之炳是也觀其植物之文則闕之理從可知矣
觀地之宜如邱園之物產如坎窞之幽晦則四時
之氣從可知矣近取諸身則乾為首坤為腹之類
是也遠取諸物則乾為馬坤為牛之類是也於是

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者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易之道道之大全也有古以來聖人
用之未嘗絕也自庖犧畫而有卦文王重而有書
於是斯道明矣故始言易始於庖犧者蓋言因易
之書而後其道明也故繫辭論卦亦以庖犧為始
然聖人必觀天下之象而後畫卦故庖犧觀象於
天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細大无不察
也近則取諸身遠則取諸物内外无不取也如此

而後能畫卦八卦既成則神明之德於是乎通萬物之情於是乎類所謂通於天地應於物類者也前乎庖犧未之有也故言始作八卦然為天地雷風山澤水火者皆法象於天地也動物之屬馬牛雞雉皆鳥獸之文也植物之屬木果竹葦反生果蓏皆地之宜也為首為腹寡髮廣顙心病耳痛取諸身也自身之外皆取諸物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自此以下明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

天下利者无非有取於易皆仁也曰王天下者明
守位也所謂崇高莫大乎富貴也鳥獸之文即天
文太玄曰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舉鳥獸則龜
見矣仰觀龍虎鳥龜之文其形成於地俯觀山川
原隰之宜其象見於天凡在地者皆法天者也近
取諸身則八卦具於百骸而身无非物遠取諸物
則八卦具於萬物而物无非我故神明之德雖異
而可通萬物之情雖衆而可類其道至於一以貫

之此庖犧氏所以作易一者何仁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王昭素曰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
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
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
風山澤之象本義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身
遠取物仰觀天俯察地只是一箇陰陽聖人看這
許多般事物都不出陰陽兩字便是河圖洛書也
則是陰陽粗說時即是竒耦聖人却看見這箇上

面都有那陰陽底道理故說道讀易不可恁逼拶他歐公只是執定那仰觀俯察之說便與河圖相礙遂至不信他 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粗如何察得或曰伊川見兔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是這一端上亦可以見凡草木禽獸无不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陰龍脊上有

八十一鱗陽龍不曾見鯉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
中間一簇成五段文兩邊各插四段共成八段於
八段之外兩邊周圍共有二十四段中間五段者
五行也兩邊插八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
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
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
其背陰處必虛軟男生必伏女生必偃其死於水
也亦然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也以通神

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盡於八卦而震巽坎離艮
兌又摠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皆健底意思曰入
曰麗曰悅皆順底意思聖人下此八字極狀得八
卦性情盡 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
盈乎天地之間无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
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河圖洛
書然也蓋所為數者祇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
陽必奇得陰必耦凡物皆然而圖書為特巧而著

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而已但纔有兩則便有四纔有四則便有八又從而再倍之便是十六蓋自其无朕之中而无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其勢有不容已者

並語錄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伊川先生曰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

由之而不能知之故因卦以示之耳

經說已上一條補

橫渠先生曰柔附於物飲血茹毛之教古所先有

說易

廣漢張氏曰上古之時禽獸多而人民少獸蹄鳥
跡之道交於中國故庖犧氏為之網罟以教民佃
漁者非徒使民知鮮食之利抑亦去其害而俾民
得安其居也蓋取諸離者夫離以一陰而麗乎二
陽之間鳥獸之麗於網魚鼈之麗於罟其義其畫
皆可得而推者乎

說易

白雲郭氏曰自以類萬物之情也上言包犧所以

畫八卦自作結繩之下言取諸離之義八卦者道之大全也作之所以明道於萬世也離者道之一也聖人遭時用道以利天下趣時者也聖人不能獨盡天下之時故亦不能盡用天下之道是以明大全之道於方來而其遭時所立不過一二而已故明與不明係乎聖人而用與不用又係乎時焉雖聖人不能必也包犧之時未有犧牲故作結繩為網罟以佃以漁而已當時之人知為網罟佃漁

不知有所取也孔子以易道觀之然後知是道有取於離故曰蓋取諸離離麗也網罟麗道也然包犧始作八卦所謂係乎聖人者也作結繩而為網罟所謂係乎時者也此聖人道與時之辯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上古茹毛飲血故教之以佃漁蓋取諸重離巽繩離目網目謂之罟兩目相連結繩為之網罟也離為雉佃也兌巽為魚漁也觀此則伏羲畫八卦因而重之明矣

說易

網舉綱紀通言之

罟止言其紀而已傳言斷罟又言罟目是也巽為
繩變為離為目結繩為目罟也重目為網自二爻
至四爻有巽體巽為魚多白眼也自三至五有兌
體兌為澤網罟入澤而魚麗之以漁也離為雉以
佃也觀乎此包犧氏既重六爻矣

叢說

新安朱氏曰兩目相承而物麗焉

本義

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耨之利以
教天下蓋取諸益

橫渠先生曰天施地生損上益下播種次之

說易

廣漢張氏曰夫天產之物食之所以生精地產之物食之所以生氣民之初生搏裂禽獸茹毛飲血非徒暴殄天物而淫亂之風滋熾聖人憂之故為耒耜以教稼穡而地產所以養其氣也蓋耒耜之利所以取諸益者下震為動上巽為入農人所以深耕易耨發土膏而成五穀其致用在耒耜所以獲其益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包犧有犧牲而未粒食炎帝氏為耒
耨之利以教天下故號曰神農然則粒食自神農
始也取諸益者益以重巽震二木成卦故有斲木
為耜揉木為耒之象而其象則曰木道乃行粒食
木類也耒耨木教也故言取諸益然則益以益下
為道又有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之義耒耨之利是
亦益下之道也亦其益无方之道也皆備益之三

義

易說

漢上朱氏曰神農氏時民厭鮮食而食草木之實
聖人因是以達其不忍之心故教以耒耜之利蓋
取諸益益否乾之初也乾金斲巽木斲木也四之
三成坎坎為揉之義初成震揉木也入坤土而巽
於前斲木為耜也動於後揉木為耒也耒耜之利
其益无方矣

易傳

新安朱氏曰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
於此

本義

蓋取諸益等蓋字乃模樣是恁地蓋字

便是一箇半閒半界底字

語錄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
所蓋取諸噬嗑

橫渠先生曰聚而通交相有无次之說

易說

廣漢張氏曰山居者足於鳥獸而不知水之所生
水居者足於魚鼈而不知山之所產故物貨貿遷
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則
遠近可以輻輳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則出入可以

相友必取諸噬嗑者蓋噬嗑成卦離上而震下離
明乎上萬物皆相見為市之時也震動乎下除物
之間无所不合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古之聖人所以利天下者非用其私
智皆有取於易此聖人洗心之道也為市以合民
取諸噬嗑者嗑合也凡合之道皆本於噬嗑此言
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是又合之大者故曰取
諸噬嗑也方神農時有八卦而已文王未重未有

益與噬嗑也而此言取諸益取諸噬嗑者蓋六十
四卦之畫象雖始於文王而六十四卦之道未嘗
元也百世之下獨有孔子能追明其道若曰耒耜
之教雖始於神農考其所取蓋益道也為市合民
亦雖始於神農考其所取蓋噬嗑之道也於是而
為言曰蓋取諸益蓋取諸噬嗑以明雖未有易之
時而自古聖人所用之道亦不過六十四者而已
天下之道不能外是所謂百世聖人而不惑者也

是道固有久矣文王知而重之為書故曰因而重之由孔子之辭則知文王之所作者易之書其非文王之所作者易之道也以書言之神農之時未有益與噬嗑也以道言之神農之時蓋有益與噬嗑也先儒惑於二卦故謂神農重易誤矣渙隨諸

卦皆同

易說

漢上朱氏曰是時民甘其食美其服至死不相往來故教之以交易蓋取諸噬嗑噬嗑否五之初也

離日在上為日中坤衆在下為市衆為民離有伏
兌為羸貝坤往之乾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也
以坤交乾交易也乾五退初而得位各得其所也
佃漁不言利於耒耜言利佃漁非聖人本心也佃
有猛虎之害漁有蛟龍之害不若耒耜之利為市
不言利者聚天下之貨利在其中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日中為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噬為市

嗑為合也

本義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
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
无不利

明道先生曰識變知化為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
亦異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
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為不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
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
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為治者終苟道也

劉絢
師訓

橫渠先生曰鴻荒之世食足而用未備堯舜而下通其變而教之也神而化之使不知所以然運之无形以通其變不類革之使民宜之也 立法須是過人

者乃能之若常人安能立法凡變法須是通通其變

使民不倦豈有聖人變法而不通也

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聖人稽古之禮不過三王而師古之道上及五帝若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

宜之雖百世聖人不能易也

中庸解

龜山楊氏曰或問邵堯夫云誰信畫前元有易自
從刪後更元詩畫前有易何以見曰畫前有易其
理甚微然即用夫子之已發明者言之未有畫前
蓋可見也如云神農氏之耒耜蓋取諸益日中為
市蓋取諸噬嗑黃帝堯舜之舟楫蓋取諸渙服牛
乘馬蓋取諸隨益噬嗑渙隨重卦也當神農黃帝
堯舜之時重卦未畫此理已具聖人有以見天下
之賾故通變以宜民而易之道得矣然則非畫前

元有易乎

京師
語錄

廣漢張氏曰包犧神農黃帝堯舜皆制器以利天下者也獨至於黃帝堯舜乃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何也蓋伏羲神農制為網罟以教之佃漁耒耜以教之耕耨為市以教之交易夫民知飲食則嗜欲既滋民有貨財則貪求愈熾黃帝堯舜不能通其變則攘奪誕謾之俗生而非爭陵犯之變起此元他以其飽食煖衣逆居而无

教也況伏羲神農至黃帝堯舜之時上下數千百年元一簡冊之可傳言語之相授所謂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者皆先聖後聖以心相傳故也故在黃帝堯舜之時不得不通其變也惟通易之變則從之者无數使民不倦也惟神而化之則由之而不失故使民宜之也此无他以伏羲神農創業於前知萬世之下必有得易之道如黃帝堯舜者窮而能變變而能通通而能久者也故其運量无

窮上下與天地同流而无紀極故曰自天祐之吉

无不利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時異則事異於是乎有變唯聖人能通其變則民不困於事是以不倦於有行也故雖聖人神道設教不過宜斯民而已宜民則非甚高難行之道亦不過為舟車白杵弧矢宮室書契之類凡可以利斯民後世之所不能易者皆是也知道之人固以是為聖人之道不知道之人謂聖人

之道變化超忽如神豈在舟車白杵之間哉故聖人先言宜民而知後之制器皆宜民之道也然自易之道觀之道窮則必變變而後通通則可久況用之於民者乎故自包犧神農黃帝堯舜氏皆能通其變者也是以自天祐之吉元不利非天私此數聖人也天之所祐民之所宜皆在夫通變之間耳易凡三言自天祐之吉蓋謂如是之祐皆聖人有以自致則元不利

易說

漢上朱氏曰唐虞氏時洪水之患庶民鮮食然後
教民稼穡懋遷有無化居其道萬世一揆神農氏
沒民情已厭黃帝堯舜作因其可變變而通之使
民日用其道而不倦而又微妙入神化而无迹天
下各得其宜蓋易道陽極變陰陰極變陽變則不
窮不窮則可久而不息善乎變通以趣時也是以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聖人先後天故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黃帝堯舜氏作到這時候合當如此

變易窮則變道理亦如此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大變他以前底事了十三卦是大槩說則這幾箇卦也自難曉使民不倦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

聽其自變如何得

並語錄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伊川先生曰古之必義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

入關語錄

橫渠先生曰君逸臣勞 上古元君臣尊卑勞逸之
別故制以禮垂衣裳而天下治必是前世未得如此
其文章禮樂簡易朴略至堯則煥乎其有文章然傳
上世者止是宓犧神農此仲尼道古也猶據聞見而
言以上則不可得而知所傳上世者未必有自從來
如此而已安知其間固嘗有禮文一時磨滅耳又安
知上世无不如三代之文章者乎然而如周禮則不
過矣可謂周盡今言治世且指堯舜而言可得傳者

也歷代文章自夫子而損益之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不可加損矣

並易說

廣漢張氏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簡矣天地以簡易示人而天下之人習矣而不著行矣而不察於是聖人作衣裳以被於身以啟迪天下之民故垂綃為衣其色玄而象道襍幅為裳其色纁而象事所以法乾坤而易之俾民知有君臣知有父子知有尊卑貴賤之分以至飛潛動植山

川鬼神莫不有各安其分者蓋取諸乾坤者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謂无為而治也能
无為而治者无他焉法乾坤易簡而已

易說

漢上朱氏曰神農氏時與民並耕而食饗飧而治
至是尊卑定位君逸臣勞乾坤无為六子自用垂
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在上為衣坤在下

為裳

易傳

新安朱氏曰乾坤變化而无為

本義

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橫渠先生曰舟車之作舟易車難故舟先於車

易說

廣漢張氏曰衣裳之垂固欲遠近之民不觀而化然川塗之險阻則有所不通惟夫舟車之利既興則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拭目觀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矣是以剡其木而中虛剡其木而上銳舟所以載物而楫所以進舟致遠以利天下而

取諸渙者蓋渙之成卦上巽而下坎象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而渙者又有散釋之義舟楫之用豈非散釋險難之器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渙之為卦木上而水下是以有舟楫之象故其彖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古山无蹊澤无梁至是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渙否四之二也乾金剝巽木浮於坎上剝木為舟也離火上銳剝木為楫也否

塞者渙散濟不通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木在水上也致遠以利天下疑衍木

義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明道先生曰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胡不服馬

而乘牛乎理之所不可也

劉絢師訓

橫渠先生曰不勞而得其欲故動而說

易說

廣漢張氏曰物之重者人力不能勝故聖人穿牛

鼻者所以引其重地之遠者人力不能致故聖人

絡馬首者所以致其遠夫牛之角能觸人也聖人因其順而俾之引重夫馬之蹄能踢人也聖人因其健而俾之致遠皆因其性而不逆故動以說而隨其人也故於卦取隨

易說

白雲郭氏曰致遠之道人之所難也不有所隨安能有所至哉故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所以取諸隨也且聖人之所以致遠者道也故聖人隨時之義在道衆人之所以致遠者牛馬也故衆人之所以隨

牛馬而已然舟車者皆人所恃以致遠故隨渙皆言致遠之利使天下之民得舟楫牛馬之用知舟楫牛馬之為利又安知聖人取諸隨渙哉此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古牛未穿馬未絡至是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隨否上九之初也坤牛而震足驅之服牛也震作足馬而巽股據之乘馬也坤輿震輶上六引之引重也內卦近外卦

遠上六在外卦之外致遠也牛馬隨人而動否不通也上之初濟不通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下動上說

本義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橫渠先生曰有備則无患故豫

易說

廣漢張氏曰夫川有舟楫陸有牛馬塗既通則居

民資之水者坐而至越陸者坐而至燕然暴客亦可至也故重門以禦之所以為寇者不能攻擊柝

以警之所以為盜者不能竊然必取於豫者成卦
二陰在前其耦也如重門一陽在中其動也如擊
柝又有能豫備而能悅懌之象

易說

白雲郭氏曰豫備豫也備豫之義蓋非一也此獨
舉重門擊柝者黃帝堯舜之世獨有此耳不若後
世防禁備豫之密也以黃帝堯舜之世猶設是焉
則後世之君可不豫為之防哉豫之一卦本無備
豫之義而孔子又明備豫於此者以見諸卦之象

元窮不可以一義盡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古外戶不閉禦風氣而已至是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豫謙之反也謙艮為門九三之四又為門重門也艮為手坎為堅木震為聲手擊堅木而有聲擊柝也坤為闔戶而坎盜逼之暴客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豫備之意

本義

如十三卦中重門擊

柝以待暴客只是豫備之意却須待用互體推艮

為門闕雷震乎外之意剡木為矢弦木為弧只為
睽乖故有威天下之象亦必待穿鑿附會就卦中
推出制器之義殊不知卦中但有此理而已故孔
子各以蓋取諸某卦言之亦曰其大意云爾漢書
謂獲一角獸蓋麟云皆疑辭也

語錄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橫渠先生曰備物致用過以養物

易說

廣漢張氏曰心懷恐懼則口御芻豢而不知味今

也川塗險阻有舟車牛馬以代其勞暴客之侵有
重門擊柝以為之備於是斷木為杵掘地為臼以
去其糠粃以治其稻粱粒食既精饗飧既備而萬
民以濟者蓋取諸小過也小過之成卦上動而下
止聖人教人知艱食矣復為杵臼以治其五穀此
小有所過者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小過有實中之象而曰杵致實中之
利神農氏興耒耜之教臼杵之制不可无也故黃

帝繼之萬民以濟此皆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

下利者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知耒耜而不知杵臼之利則利天下者有未盡故教之以杵臼之利蓋取諸小過小過明夷初之四也兌金斷巽木斷木為杵也巽木入坤土掘地為臼也坎陷也臼之象杵動於上臼止於下四應初三應上下相應杵臼之利也坎變

巽股萬民濟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下止上動

本義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橫渠先生曰養道雖至禁網尚疎但懲其乖亂而已

易說

廣漢張氏曰外有門柝以防其暴客內有杵臼以治其粒食而无以威其不軌則雖有險而不能守雖有粟而不能食此弧矢之利不可緩也夫弦木為弧剡木為矢此聖人非取其利於攻取也將以威天下之大不軌使強梗變心姦回易慮有所懼

耳蓋取諸睽者睽之為卦火動而上澤動而下此事雖不同乃相須以為用也不特遠方睽乖之民必待弧矢以威之又有取睽之義者後世有六弓之制竹矢之利所以極其巧者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睽无弧矢之象而弧矢取諸睽者非謂物非爭而弧矢足以威之也蓋弧矢之用以睽而發也弧矢相睽則發而為用睽之至則為用亦至故弧矢二物有至睽之道存焉睽之象曰君子

以同而異同而異者其唯弧矢異物而同功乎

易說

漢上朱氏曰知門柝而不知弧矢之利則威天下者有未盡故教之以弧矢之利蓋取諸睽睽家人反也家人巽為木巽離為絲坎為弓弦木為弓也兌金剡木而銳之剡木為矢也兌決乾剛威天下也

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睽睽然後威以服之

本義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

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明道先生曰上古之時民皆巢居而穴處後世易之以棟宇而不以巢居穴處為不可變者以棟宇之利

故也

語錄

橫渠先生曰剛以承上柔以覆下上其棟下其宇之象棟屋脊標也宇椽也若指第二標為棟則其間已有宇不得云上棟也若指椽為棟又益遠矣宇垂

而下故言下宇

並易說

廣漢張氏曰冬則穴居以避其寒夏則野處以逃
其暑當是時也鳧居雁處而无常者以外有侵軼
之患故也今也弧矢以威其不軌然後可以營宮
室之制棟則上之而有所承宇則下之而有所覆
然震雷風雨賴其帡幪則為壯也亦大矣蓋大壯
之成卦二陰在上有風雨之象四陽在下有棟宇
之象姑取其壯而已非取其宮室之美而丹楹刻

桷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宮室之制上棟下宇有覆物之象天之道也大壯有天之道而動則人事故為宮室之

象

易說

漢上朱氏曰聖人以百姓之心為心民之所欲不以強去民之所惡不以強留然變而通之者亦因其典禮以損益之而已且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自黃帝而來夏后氏之世室商人重屋周人之明堂宮室之制有不同而上棟

下字以待風雨取諸大壯者同也大壯自遯來三
復三變也一變中孚艮為居兌為口穴之象穴居
也再變大畜乾在上天際也野之象巽入變艮而
止野處也三變大壯震木在上棟也乾天在下字
也巽風隱兌澤流待風雨也大壯則不撓矣

易傳

新安朱氏曰壯固之意

本義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
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廣漢張氏曰生而庇大厦死而棄之中野不可也
生而居輿室死而蠅蚋姑嘬之又不可也不封不
樹則无以識之喪期無數則无以節之聖人易之
以棺槨故棺周於身槨周於土棺槨之制既興則
封之樹之不忘其地也喪期有數不忘其時也必
取諸大過者大過之成卦二陰周乎四方有棺槨
之象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於此而過亦无害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古之世知簡不知禮故葬親之薄

有至於此喪期元數者哀盡則止也聖人為之制
禮然後棺槨有度則喪期可知矣大過雖取其過
於厚然四剛居中有堅中之象故取以為棺槨也
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可不過
於厚乎上世嘗有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窆者孟
子謂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此蓋聖人
易之以棺槨取諸大過之意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

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自堯舜
以來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之堅周商人之梓棺
槨之制有不同而取諸大過者同也大過自遊四
變一變訟乾見坤隱不封也再變巽木而兌金毀
之不樹也三變鼎離為目兌澤流喪也上九變而
應三坎兌為節不變喪期无數也木在澤下中有
乾人棺槨也葬則棺周於身槨周於棺土周於槨
大過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送死大事而過於厚

本義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橫渠先生曰禮成教備

一作備

養道足而後刑可行政

可明明而不疑 制作之意蓋取諸某卦止是取義

與象契非必見卦而後始有為也然則是言夫子之

言耳

並易說

廣漢張氏曰門柝之制足以防民之侵軼弓矢之

利足以威民之不軌此皆小人之過惡顯然易見
可得而治也若夫事之情偽是非有無虛實此包
藏於內有不可測者是以聖人制為書契故書以
記久而明遠契以結信而止訟百官之務雖煩而
以此治萬民之情雖隱而以此察此決去小人无
所容縱於其間也故必取諸夬者蓋夬者決去小
人而君子之道長者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未結繩之初結繩所以為治也結繩

之後書契所以為治也結繩書契皆所以防小人之偽非待君子也夬之為道以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憂書契所以取諸夬者亦以決去小人之偽也自離至夬十三卦與本卦之義多不同以見卦之象義皆不可一例窮盡能變而通之則其利亦无窮於天下矣此之所言亦其一也故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

契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書契之制有不
同而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取諸夬者同也夬自始
五變一變同人二變履三變小畜四變大有始巽
為繩結繩也巽變成離坤離為文書也兌金刻木
契也乾為君坤為臣民坤居二四上百官以治也
離明上達萬民以察也以是決天下疑者夬也以
是推之後世畋獵捕魚之器雖不同而取於離則
同也井牧溝洫之事雖不同而取於益則同也朝

市夕市雖不同而取於噬嗑則同也餘卦可以類推矣 自離至夬十三卦序聖人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皆取重卦之象故其制器取法皆有內外之象其用亦然網罟耒耜市貨衣裳舟楫牛馬門柝杵臼弧矢棟宇棺槨書契兩象也佃漁耒耨交易垂衣裳濟不通引重致遠待暴客濟萬民威天下待風雨治百官察萬民封木喪期亦

兩象也

叢說

新安朱氏曰明決之意

本義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

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為而後人為之因不可元者此類是也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既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以後世建年號為非以為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二年此殊不然三代以前事迹多有不可考者正緣元年號所以事无統紀難記如云某年王某月箇箇相似无理會處及漢既建年號於是事乃各有紀

屬而可記今有年號猶自姦偽百出若只寫一年

二年三年則官司詞訟簿歷憑何而決少間都无

理會處

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

者凡年月日時以至人馬糧草之數皆刻板為記

都不相亂

並語錄

右第二章

新安朱氏本義曰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七十六